



俏夕阳

南风广场戏迷演唱团 30年铿锵蒲韵映晨光

□记者 杨颖琦 文图

在运城南风广场的绿荫下，每日清晨8时总会响起悠扬的胡琴声与清脆的梆子声。一群平均年逾七旬的老人，用高亢激昂的蒲剧唱腔唤醒城市的晨光。从西花园的小小“戏摊”，到如今成为南风广场文化风景线的戏迷演唱团，30年来，这支由戏迷自发组成的演唱团，在岁月流转中坚守着对传统戏曲的热爱，将一方广场化作传承文化的舞台，书写着属于普通人的梨园传奇。

来到南风广场，循着戏曲声，记者找到了在小广场上进行演出的南风广场戏迷演唱团。这支由蒲剧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余演唱团，自1995年成立以来，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。“那时，我们连个像样的场地都没有，乐器都是自己带的，琴弦断了自己接，锣鼓缺了四处借，最不缺的就是大家对蒲剧的热爱。”现任团长陈建政回忆起成立初期，眼神中仍闪烁着光芒。

随着南风广场的建成，队伍迁至新址，如今，演唱团已拥有固定成员30余人，不仅配备了专业音响设备，更吸引了运城万荣、临猗，以及河南三门峡等地的戏迷慕名而来。这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，让南风广场成为运城乃至周边地区传统戏曲的活态展示窗口。

每天清晨8时，南风广场的演出准时开场。“这里的舞台没有门槛，任何喜欢蒲剧、会唱蒲剧的人都可以登台。”树荫下，乐手们调试着板胡、二胡，演唱者整理嗓子准备开唱，观众则带着马扎围成一圈。83岁的板胡手王振华坚持每天



▲热闹的现场

到场：“这里比老年大学还热闹，听着戏心里像喝了蜜一样。”

团员早期多为普通戏迷，靠耳濡目染学艺；后来，退休戏曲演员的加入带来了专业指导。张海莲便是获益的团员之一。“刚开始，我只是在西花园的戏摊子前听大家唱，听着听着也想跟着唱。”她说，“后来，我就跟着团员们学开嗓等基本功，慢慢地，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。”无论风吹日晒，每天早晨，大家都会准时来到南风广场，早早过来练嗓。“我这把年纪唱戏，不是为了登台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有劲儿。在这里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陶冶了情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张海莲说。

当被问到与专业院团的区别，58岁的陈建政笑着说：“院团演的

是精品大戏，我们戏迷唱的是百姓心声。”这种“百姓心声”的团队理念，使南风广场戏迷演唱团成为社区文化的重要载体。社区组织文艺表演时，他们会登台演出，展现大家的老年风采；敬老院举办活动，他们主动送戏上门，为老人们送去蒲剧大餐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延续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，更通过演唱团的形式，使老人们老有所乐。

“咱们团队最大的有94岁，最小的也有56岁。大家都是因为喜欢蒲剧而相聚在这里，也因为蒲剧变得越来越好。”陈建政说。当被问到演唱团为何能坚持这么多年时，他说：“你看到广场上栽种的树了吗？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的四棵树长得比其他树更茂盛。我们都认为，正是受到蒲剧的滋养，它们才能长得这么高大。树犹如此，更何况是人呢？”如今，南风广场戏迷演唱团不仅成为大家的社交乐园，是城市记忆的活容器，保存着一代人的戏曲情结；更是老龄化社会的润滑剂，用艺术的力量连接起不同人群的情感共鸣。

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广场上锻炼、休闲的人们，老人们的唱腔再次响起。这不是简单的自娱自乐，而是一群普通人对热爱的追求，对文化根脉的守护。在快节奏的时代，这群老人用30多年的坚守证明：传统戏曲从未远离生活。

“我们不求成为大舞台的主角，只希望在广场上唱响属于百姓的蒲剧之声。”陈建政的话语质朴而坚定。这不仅是对团队未来的期许，更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郑重承诺。



家有老妈九十六

□王志学

与朋友聊天谈起母亲，朋友问我：“老母亲还好吧，应该都80多了吧。”我自豪地说：“母亲和我都属马，比我大三轮，我今年59岁，母亲该96了。”

说来惭愧，尽管母亲已近百岁高龄，但我们做儿女的却从来没有给她老人家过过生日，因为母亲从不告诉我们她的生日日期，只说她是1930年马年出生的。常有朋友关心地询问：“老母亲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吗？谁在身边照顾呢？”我说：“她一个人在老家生活。”朋友惊呼道：“那你们就放心啊，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。”

是啊，母亲年龄这么大，尽管身板硬朗，但独自在老家生活，的确让人不放心。我曾多次提出接她到城里来住，她执意不肯。她总是说：“你们现在也是有儿有孙一大家子，过日子也够辛苦、够忙活的，还要上班都挺不容易，我就不再给你们添麻烦啦。现在我还能跑能走，还能自己做饭独立生活，你们就甭操心我了，我习惯一个人在村里生活。”我们实在拗不过她，只好作罢。

村里有专门给老年人做饭的日间照料中心，我曾几次提出让母亲到那里吃饭，她说花那钱干啥：“我自己做饭，想吃啥做啥，自由方便。”我有时偶尔接母亲来县城一次，她总是当天就急着要回去，嚷嚷个不停：“得赶紧回去，家里还有猫娃需要喂呢。”

每逢双休和节假日，我都要回村看望母亲，我给她买的好吃食，她都舍不得吃，全都收藏起来，留给她的孙儿们。临走时，她经常叮嘱我：“我在家美美的，好着呢，你们都忙就不要回来，不要操心我。你们要好好工作，好好说话，把事情办美美的，不要发脾气、耍态度。”我连连点头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记住了。”

母亲知道我不抽烟，但喜欢吃生花生和南瓜子，她平时吃南瓜时会特意把南瓜子留下来洗净晒干，等我回去后就把晒好的南瓜子拿给我吃，然后还会亲自动手给我剥花生。但惭愧的是，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母亲喜欢吃什么，母亲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想吃什么。破天荒的一次是今年三月初八，我陪母亲和邻居大嫂一起到庙前镇赶集，在集市上买了些菜准备回家。邻居大嫂说到超市买点东西。母亲头一回逛大超市，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眼花缭乱，连连感叹：现在的社会就是好，有这么多的东西，买东西随便挑、随便拣。忽然，母亲提出让我给她买一袋“米特琪”。“米特琪”是什么？我有点懵。邻居大嫂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你妈是想要一袋‘米多琪’。”回到家，母亲说：“以前我好像吃过一次，知道那是咸味，反正不是甜的，你不是不能吃甜的吗？”我忽然明白了，上次我们回来，母亲拿几瓶杏仁露让我们喝，妻子在一旁说我最近血糖高，不能喝饮料、吃甜食。原来母亲提出的“米多琪”是给我这个快60岁的儿子吃的，当时我鼻子一酸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母亲常常在老家院子里种些韭菜、菠菜、辣椒、葱、蒜等，等我们回去时，便给我们分发她亲手种的菜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今年种的菜不好，就这么点，给你拿些，你哥、你姐回来也都拿些，都吃些。咱家里的菜，没有打农药，放心吃。”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，女儿一家三口来了，儿子儿媳也都休假，我硬是将母亲接到城里，全家到酒店聚餐。可没料到女儿忽然头痛恶心，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尽管女儿的偏头痛是多年的老毛病，歇会儿就好，但母亲还是不放心，反复叮嘱我带女儿到医院看病。直到昨天回家，母亲还在念叨此事。

母亲一辈子为儿女劳心费神，现在到了鲐背之年，仍然疼爱着、惦念着每一个儿孙。这就是我的老母亲，我可敬可爱的老母亲。



老年文苑

峨嵋涑水醉人心

——歌曲《一个很美的地方》赏析

□关英才

最近参加了“临猗很美”主题宣讲报告团，当每一场宣讲结束，大屏幕上就会播放歌曲《一个很美的地方》，我顿时就被那热烈雄浑的旋律、五彩流霞的画面深深吸引，更为与宣讲内容相得益彰的歌词深深震撼。

歌词很美。作者畅续长纵情峨嵋、放眼涑水，将岭上的果林、坡下的枣、县东的酥梨、县西的桃收录在歌词中。他用“美、鲜、笑、脆、甜”描绘了果红梨黄的色泽艳美、枣饴桃蜜的味道甜美、石榴笑挂枝头的动态美，用“美、宽”“不完”“唱不够”展示了彩路宽桥的舒展美及诗文、眉户戏的雅韵美。寥寥几笔尽显临猗“三季有花四季绿”“坦荡辽阔风景美”的特点。

歌词厚重。作者未让“浮云遮望

眼”，只停留在风景美的显性描述上，而是“更上一层楼”，进一步将眼光投向临猗的隐性美。他巧妙地在词末句尾用“走南闯北的好儿女，天天传喜报”“天地人和百姓厚道”“总绘新图秋实春早”“和美光景”等画龙点睛，揭示了临猗的“风流人物大气象”“热土蕴丰饶”背后的历史人文脉络和敢于“总绘新图”的创新精神。临猗处处妖娆，临猗如此多娇，并非无源之水，而是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
歌词情真。整首歌曲是作者畅续长蘸着对故乡的真情，就着对临猗的深爱遣词造句而成的。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：“一个字安排妥当，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。”歌曲中，他在写岭上的果林、坡下的枣、县东的酥梨、县西的桃时，特意在“美、鲜、脆、甜”前边加了一个“多”字；在写沿河大路、秦晋黄河浮桥时，特意在“美、宽”前边也加了一